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十三辑)

总主编 / 李玉明

浴血中条山

雒春普
著

抗日战争时期，中条山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被视为“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广大爱国将士在这块热土上浴血奋战，写下了慷慨悲壮的英勇史诗。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冬梅

张 熔

复 审:余超英

终 审:董高怀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3辑)

浴血中条山

雒春普 著

*

山西春秋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15号 0351-4922123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125 字数:300千字

2006年12月第1版 2006年12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套)

*

ISBN 7-900434-53-4

G·89 定价:(全套10册)30.00元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问：王 谦 李立功 赵雨亭 王庭栋 任继愈
姚奠中 申维辰 张 颌

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于贵卿	于崇良	王克林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王振芳	王家壁
牛崇辉	田中仁	冯素梅	任茂棠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振华	刘晓丽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李东福	李锐锋	吴广隆
宋丽莉	杨二怀	杨子荣	杨建峰	张国祥
张捷夫	张鸿仁	罗广德	陈长禄	胡存悌
钟声扬	赵曙光	郑建国	降大任	郭士星
郭双威	郭维明	高 可	高专诚	陶正刚
柴泽俊	秦海轩	梁俊明	谢 恺	董永刚
董占锁	董瑞山	楚 刃	雷忠勤	霍润德

目 录

引 子	(1)
一、重兵屯集	(2)
二、大战前奏	(6)
三、敌我态势	(16)
四、惨烈血战	(23)
五、民族强音	(30)
六、战里战外	(41)
结束语	(48)

引 子

中条山横亘山西南部，地处靠晋、豫、陕三省之边界，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高西南低，横广170公里，纵深50公里。最高峰为海拔2321米的垣曲县历山舜王坪，山脉平均海拔1249米。中条山西起晋南永济与陕西相望，东迄豫北济源、孟县，北靠素有山西粮仓美誉的运城盆地，南濒一泻千里的滚滚黄河。平汉铁路、同蒲铁路分列东西两侧，晋（城）博（爱）、晋（城）阳（城）、沁（水）翼（城）公路贯通其间。境内沟壑纵横，山峦起伏，关隘重叠，矿藏丰富，且与太行、吕梁、太岳三山互为犄角，地势优越，山川形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宋人王禹偁有诗，称中条山：“崛起巨流边，奔腾欲上天。远临沧海尽，高与太行连。大块横为脊，他山立似拳。土膏经舜耒，石险任秦鞭。”清人冯遵祖的《中条山》一诗云：“中条山，路几盘。逼天常恐星辰落，极地愁多雨露寒。我疑五丁来此地，凿开混沌成苍岩。谁言蜀道难，晋道险无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山西各主要关隘的相继失守，中条山的战略地位突显。占之，即可以此为根据地，瞰制豫北、晋南，屏蔽洛阳、潼关。进能扰乱敌后，牵制日军兵力；退可凭险据守，积极防御，配合整个抗日战场。所以，中条山地区被视为抗日战争时期“关系国家安危之要地”。“在第一、二战区方面，中条山地位异常重要，如现三角地带一部为敌占领，则陇海路不独深感威胁，且洛阳恐亦难保，而西

安亦危。设洛阳、西安不守，则第五战区侧背完全受敌威胁”。有鉴于此，华北沦陷后，从1938年到1941年，在八年抗战的前四个年头里，大约二十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对敌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广大的爱国将士在中条山这块热土上浴血奋战，写下了慷慨悲壮的英勇史诗。

一、重兵屯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中旬，日军在占领平、津后，兵分三路，沿平汉、平绥、津浦向西、向南进犯，宣称“一个月占领山西，三个月灭亡中国”。强敌压境，山西划归第二战区，由阎锡山任司令长官。阎锡山紧急调集晋绥军，准备御敌于省门之外。与此同时，蒋介石亦先后调集重兵到山西协助防守。于是，中国军队先后在东起娘子关，沿太行山各要隘，北经广灵、天镇到绥远之平地泉、百灵庙一线布防，准备“大同会战”。

8月末，日军兵分三路，向张家口和雁北各关隘急速进攻连连得手。9月11日，天镇沦陷，守将李服膺被阎锡山军法处决。“大同会战”基础发生动摇，计划被迫放弃。第二战区主力转移到平型关—茹越口—雁门关—阳方口一线，试图在平型关地区部署新的会战。就在战事胶着对峙之际，日军故伎重演，再抄晋绥军后路——占领大同的关东军东条纵队携两师伪蒙骑兵南下，直逼茹越口。守军梁鉴堂二零三旅力战死守，全旅1400余人血洒隘口，茹越失守，平型关正

面动摇。为避免退路被断，战区命令“全线撤退”，雁门关、平型关弃守。

平型关、雁门关弃守后，作为太原北大门的忻口就成为山西北部可以护卫省城的最后一道关隘。退守忻口的晋绥军在来援的中央军及八路军积极配合下，与日军先后在南怀化、大白水、永兴村、灵山、官村等处激战二十余天。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长刘家祺等高级将领殉国，官兵伤亡达五万人的牺牲换取了日军两万人伤亡的战果。无奈平汉路方面的日军于10月13日攻占旧关，26日，娘子关失守。接着，敌乘胜而进，连陷晋东重镇平定、阳泉，直逼太原。

失一关而动“全身”，娘子关的弃守使省城太原门户洞开，忻口前线的军队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同时，日军增派两个联队加入忻口正面战场。情急之中，第二战区长官部再下撤兵命令，忍痛将部队悉数撤出数万抗日将士抛洒下热血和生命的忻口阵地。忻口撤兵令下后，战区部署“依城野战”，准备固守太原。期望以太原为重要据点，以忻口及正太线撤回之各军为外应，并以由东阳关开入之汤恩伯军、由清化开入之刘湘军为呼应，对日军形成夹攻之势。但因东路军撤退过速，北路军回援受阻，汤恩伯部在子洪口受东路溃军牵动移动缓慢，刘湘部在新乡未能及时赶到，实际只有傅作义率三万残破部队孤军防守太原。孤军奋战的傅部在与强敌激战五昼夜，毙敌数千后，不得不撤出城外。11月8日，太原沦陷。

进入山西的日军呈由北向南推进之势。日军在占领太原及其周边地区后，把占领晋南三角地带确定为华北方面

军1938年上半年作战任务,具体由香月清司指挥的第一军实施。华北方面军就此给第一军的命令称:“随着作战准备的完成,应对京汉线方面黄河左岸(北岸)地区及山西省南部推行平定作战,并负责确保占领地区的安定。”第一军根据晋南东有平汉路,西有同蒲路,南临黄河天险的地理特征,采取“中央沿同蒲路前推,两侧进行策应”的作战方针。

担任同蒲路正面防守任务的卫立煌指挥第十四集团军,在韩信岭一带构筑工事阻敌。经过十余日激战后,由于敌人采取迂回战术——东边由武安、涉县西进攻占东阳关,直扑临汾;南边由道清路西进迂回攻击晋南,第十四集团军腹背受敌。卫立煌下令主力撤至太岳山、吕梁山和中条山。1938年2月28日,日军占领临汾。接着,日军再兵分两路前进:一路指向西南方向,迅速攻占襄陵、汾城、新绛、稷山、河津,直达禹门;一路仍由同蒲路南下,直取蒲州和风陵渡。

3月上旬,当三路日军会攻晋南时,攻占山东的日军也分东西两路迅速南下,企图占领徐州。蒋介石担心日军占领晋南,渡黄河,袭击洛阳、潼关,造成中原战局腹背受敌,遂再次电令第二战区:“对晋南之敌应围歼灭之。”“万一不能得手,须分向山地转移,全面游击。”“不准一兵一卒渡黄河,积小胜为大胜,以挽战局为要。”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据此进一步提出“一部进至黄河渡口,并破坏其主要交通线;主力迅将东阳关内之敌捕捉歼灭之”的作战方针。原来的右中左三路军分别改为东路军、北路军和南路军。作战任务是:东路军,由朱德指挥,“歼灭东阳关内之敌,确保太行山,建立游击根据地,待机规复全晋;一部长期袭击正太路之敌。”北路军,以傅作义为总司令,“以太原、雁门、大同以西山区

为根据地，发动全面游击；并袭击同蒲路北侧之敌，适时破坏其交通。”南路军，由卫立煌指挥，“一部于安泽、翼城地区，阻敌向白晋公路前进，协力东路军作战，主力以中条山为根据地，发动全面游击，并竭力袭击同蒲路之敌，适时破坏其交通。”

太原沦陷前，第二战区长官部及山西省政府机关先行撤出，先到临汾，后辗转至晋西南一隅。而先后加入山西战场的中央军——包括川军、滇军各部，则除一部分奉命调往其他战区之外，大部在太原沦陷前后南撤。在韩信岭等重要关隘阻敌后，相继撤至晋南、晋东南，屯兵于中条山地区，构筑新的防线。这样，1938年4—5月份，随着晋南的沦陷和南路军的南移，山西正面战场逐步移到临汾以南和中条山地区。三四月间，李默庵的第十四军转移到安泽、浮山和翼城一带；郭寄嶠的第九军转移到乡宁、河津和稷山一带；第十五军转移到乡宁、汾城间。随后，东路军中的大部分国民党军，或因晋南作战需要，或不堪孤悬敌后的艰苦转战，也陆续转移到中条山地区。如李家钰的第四十七军于4月上旬，奉命调归南路军指挥，由陵川开抵平陆茅津渡接替宋哲元部防务；曾万钟的第三军由长子、沁水移到闻喜、侯马地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南路军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在指挥韩信岭守军转移后，即带领总指挥部和警卫部队转移到吕梁山之永和县，准备由此转移到中条山地区与大部队会合。不料在此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和日军的跟踪追击，为安全起见，他决定西渡黄河，假道延安，由西安转到中条山。

就在南撤之中央军进入中条山地区的同时，1938年7月，孙蔚如所部三万余名关中子弟北渡黄河，进入中条山地

区。

这样，先后转战中条山的部队总计兵力数以二十万计。可谓重兵屯集，坚固设防，大有不容日军跨过黄河以西、以南地区半步之势。从而形成了国民党军在华北抗战中的一个“重要支撑点”。

1939年1月，抗日骁将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直接指挥中条山守军作战。这时他指挥下的中条山守军计有：自兼总司令的第十四集团军，下辖陈铁的第十四军两个师、刘戡的第九十三军三个师、武士敏的第九十八军两个师；孙蔚如任总司令的第四集团军，下辖赵寿山第三十八军一个师一个独立旅，李兴中第九十六军一个师一个独立旅，李家钰四十七军两个师；曾万钟任总司令的第五集团军，下辖第三军两个师，刘茂恩第十五军两个师和高桂滋第十七军一个师；战区直辖的郭寄嶠第九军两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十八个师，三个独立旅，近二十万人。

二、大战前奏

此时，作为山西正面战场重要一翼的中条山地区直面日军的大举进攻，形势严峻。日军在侵占山西交通沿线大部分地区后，为了达成“固华北、抑洛阳、窥西安”的战略目的，自1938年以来曾十三次围攻中条山地区。中条山守军孤悬大河以北，以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坚守阵线，英勇反击，“鏖战西阳”、“血染永济”、“八百壮士跳黄河”，致使敌之屡次进

攻“均未得逞”。其间，英雄层出不穷，精神可歌可泣，战绩可书可写。“中条山的铁柱子”、“中国的马其诺防线”，巍然屹立在南山西，发出了民族抗争的最强音，吹响了中条山战役的前奏曲。

（一）鏖战西阳

徐州战役结束后，6月下旬，日军回过头来调集重兵，分东、北两路第二次进攻晋南，以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东路日军以其豫北之第十四师团及晋东之第一〇八师团主力、独立第四旅团等组成，在30架飞机的支援下，由道清路入晋。北路日军以第一〇八师团下属的第一一六旅团及炮、骑、装甲兵加强分队组成，由正太路转同蒲路南下，于7月初到达临汾，企图与由东向西的日军夹击我南路军，解晋南之围。

卫立煌决心乘敌军尚在分散之际，予以各个击破。因为东线是日军进攻的主要方向，为此我方集中优势兵力以第十四军的第八十三师、第八十五师，第三十八军的第十七师及独立第五旅等组成东路军，由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指挥，在垣曲县东部阻敌。从6月上旬到7月初，在垣曲县东的阴阳河两岸，发生激烈战斗，是为西阳河战役。

6月初，当敌第一〇八师团主力两万余人附装甲车50余辆，沿济（源）垣（曲）公路西进时，正遇上奉命由晋东南高平开赴平陆茅津渡归还第三十一军团建制的赵寿山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抵达阳城横河镇。卫立煌立即急电赵寿山，要他以第十七师主力推进王屋、封门口阻敌西犯。赵寿山接到命令，立即命令第九十七团团李维民率所部，于7日黄昏前集结封门口以南与第八十一师取得联系，构筑工事，准备

击敌；第九十八团团长陈际春率所部和配属张恒英独立营、殷锐敏工兵营、赵益元炮兵营，于7日黄昏前集结于封门口以北地区，与李维民联系，构筑工事，严阵以待；第一〇一团团长张复振集结邵源以东西窑门、东洋店地区，随时策应李、陈两团作战；刘威诚团集结邵源附近，构筑工事，作为师预备队。赵寿山率师部驻邵源指挥。

8日晨，敌军突破第八十一师阵地长驱直入。10时，日军先炮击封门口李团阵地。接着，步兵在3架飞机掩护下，向李团阵地发起猛攻。但敌人几次猛攻，均被击退。12时，敌又猛攻陈团，陈团与敌展开肉搏战，双方伤亡惨重，敌仍未能越雷池一步。此时，赵寿山决心将敌阻挡在封门口以东，下令第一〇一团增援。

10日凌晨，日军再次大举向第十七师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全线展开激烈战斗，阵地有四次失而复得，毙伤敌300余人，我军也伤亡200余人。

11日拂晓，敌第三次向第十七师阵地发动猛攻。先是飞机轰炸，继而山炮、野炮轰击，第十七师阵地大部被毁。激战两小时，我官兵伤亡过半，为保存实力，主动撤守邵源。

13日拂晓，敌向我全线猛扑过来，双方肉搏半小时，因众寡悬殊，第八十一师后撤，敌先头部队冲入邵源，第十七师与之展开激烈巷战。14日，敌军纠集步骑兵500余人，向北寨阵地扑过来，双方激战两个小时，敌未得逞。随后。敌增兵500人再攻。待敌接近我外壕，我机枪、步枪、手榴弹同时开火，敌伤亡约200余人，阵地仍在我手中。

由邵源西行数十里地，便是山西垣曲县境。两座高山之间有一条河水由北向南流入黄河，这条河即是西阳河。从6

月16日起,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西阳河两岸的西阳、蒲掌多次进犯,均遭到李默庵第十四军第八十三师迎头痛击,狼狈回窜。据日俘称:敌酋为了达到西进目的,曾枪决一作战不力的联队长示众。敌进到西阳河后,我军克复邵源,截断敌军后路。敌在南北不过二十华里,东西约八华里的西阳河地区,死守待援。

17日拂晓,第十四军第十师向河东的南西沟和东坡,第八十五师向河西李家古垛,第八十一师向河东提沟和前提沟,第十七师向纸房头和王古垛全面展开猛攻。因日军火力过猛,我军为避免过大伤亡而后撤。以后,我军采取白天炮击,晚上袭击战法,连续十日,使敌补给中断,仅能靠空投维持。为全歼西阳河之敌,卫立煌令郭寄嶠第九军、裴昌会第四十七师、高增级独立第五旅和战区直属炮兵团星夜推进到蒲掌、郭家山一带,归李默庵统一指挥。27日,我每师派出一个加强团,共计七个团,另配炮兵一个团,在午夜向敌展开突然袭击。第十师、第八十五师、第十七师、第八十一师分别攻克东坡、李家古垛、茶坊、提沟等处。此役共毙伤日军500余,俘敌209余,我军伤亡200余人。

在前后半个多月时间里,第八十五师官兵凭着“忠诚报国,置生死于不顾”的爱国主义精神,严守阵地,致使日军虽发动多次猛攻,均未能突破我军阵地。战斗之惨烈,令人闻之感佩。一天夜里,日军偷袭第八十五师驻地南羊圈,我官兵与敌展开白刃格斗。黑沉沉的夜里,没有枪声,只有喊“杀”声,摔打声。刺刀捅弯了,就抡起枪托向鬼子的头上砸去,甚至用双手掐鬼子的脖子,用脚踢鬼子,用牙咬鬼子。战斗进行了整整半夜,来袭的日军除少数几个落荒而逃外,全

部丧命。

（二）血染永济

中条山西端的永济（旧蒲州）是晋西南名城，紧靠南北走向的黄河，与风陵渡成南北直线，是守护风陵渡的前沿要塞。1938年6月，孙蔚如奉命率部渡河前，已派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孔从周先期过河，占领了永济，在城外修起坚固的防御工事。随后，又调在河西执行河防任务的警备一旅张剑平团进驻永济城，担任守城重任。

8月初，同蒲路正面日军，继续向晋南三角地带进攻，企图再次占领黄河沿岸。我独立第四十七旅、第三军、第十七师等部，在中条山北麓解县以南地区阻敌。日军一部转而进攻临晋县，企图迂回进攻永济。卫立煌决定以同蒲路为目标，全力逼近铁路线，分段袭击，迫敌退缩。于是，命令第三十一军团一部、第四十七军、第三军、第十七军各一部继续扫荡横岭关附近之敌；第三十三军团主力向同蒲路南段之敌袭击。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即向日军展开袭击，并破坏了同蒲路交通。

8月9日，日军攻陷临晋。10日，进占黄河岸边的吴王渡。11日，该部日军得到运城方面的增援，继续向永济南进。孙蔚如指挥的第三十一军团奋力阻击，迫使日军向北退至张营镇一带。14日，日军再由临晋、运城、解县等地，调集步炮兵数千人，附飞机多架，增援东营镇，进攻永济县城，企图进一步夺取风陵渡。

为保卫永济和风陵渡，第三十一军团调整部署，令第三十八军独立第四十六旅担任由永济东关向东至中条山西麓的姚温台一线约二十华里的守备；第九十六军第一一七师

(欠第五二九团)担任中条山西段虞乡、王官峪、水峪、解县、直岭、二十里岭等地守备;第九十六军独立第四十七旅集结在永济县北栲栳镇一带机动控制猗氏、临晋;第三十一军团教导团集结在永济县韩阳镇、匡河镇、风陵渡等处。第三十一军团总部驻永济县韩阳镇东南约十华里的六官村指挥作战,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永济战局。

8月15日,驻运城的日军牛岛师团,以关原文一个旅团兵力,配有炮兵四个中队,坦克三个中队及伪军一部,共三千余人,在十余架飞机掩护,分三路向我阵地扑来。敌主力从北面进攻我阵地正面,一路沿同蒲路进攻我右翼,另一路从西北方向迂回我左翼。独立第四十六旅所辖的三个步兵团,共5000人投入战斗,赵益元营长率山炮营在姚温台占领阵地。

战斗一开始,正面就打得异常激烈。第一线阵地经过两昼夜反复争夺后,敌人又集中兵力,在飞机和炮兵协同下,以三十多辆坦克为先导,猛烈冲击我孟明桥主阵地,妄图实行中间突破。独立第四十六旅防御部队英勇奋战,有的战士腿断臂折仍然坚持战斗,以猛烈的火力机动灵活地反击,给敌人重大杀伤;同时利用我阵地前伸的倒工事,以枪榴弹和集束手榴弹击毁敌坦克六七辆。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打退敌人的陆空协同进攻。

郑培元团的杨键营所扼守的姚温台阵地,是日军进攻的另一重点。姚温台是作战地区内的制高点,起支撑全局的作用。经过连日争夺,我伤亡惨重,形势相当严重。团部令预备队张子馥营增援。该旅旅长孔从周亲自率旅指挥部参谋人员,到该团阵地指挥。当时有两个高地被日军占领,对

我造成很大威胁。营长张子馥、副营长徐永亮各率一部兵力，从两侧夹击敌人，使这两个高地失而复得。

战斗进行到第四天，日军一部从我军阵地右翼经姚温台的半山坡窜入我阵地后方，并攻占万古寺、解家坟、西姚温等地，这一下子打乱我守备部队的阵脚，永济守军阵地完全丧失了作用。第三十一军团长孙蔚如当即一面命令驻栲栳的独立第四十七旅樊雨农团就地攻击敌人后路，牵制敌人，掩护独立第四十六旅重振旗鼓；一面命令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率两个营收复万古寺、解家坟和西姚温，协助独立第四十六旅恢复原阵地。

李振西团长接到命令，见情势紧迫，派团部直属连队和第二连进入韩阳镇以西预备阵地，他亲自率第三营、第一营向万古寺攻击前进。当日下午4时左右，第三营收回万古寺，并将我配置在该处被敌人缴去的两门山炮夺回。这时，第三营不幸误入敌人的埋伏圈，陷入日军重重包围之中。从凌晨4时到上午10时，与敌苦战6个小时，营长张希文及以下全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西姚温战斗结束后，日军将攻击的目标转向永济城。

8月17日，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了永济城。

张剑平团长带领全团官兵坚守城池，日军用炮火将城墙炸得到处都是缺口，城墙外的护城河已被双方士兵的尸体堵塞，变成一条“血河”。下午5时许，日军在坦克大炮掩护下冲进城内，中国军队官兵在城内展开巷战，连炊事员也抡着菜刀杀入敌群……6时许，永济失陷，500名官兵壮烈殉国。

整个永济战役，据不完全统计，牺牲了六千多官兵，六

千多人的血流在一起，足以形成一片血海！

（三）六六血战——“八百壮士跳黄河”

1939年5月至6月初，日军集重兵“扫荡”中条山，企图夺取茅津渡黄河渡口，侵占陇海路，进犯豫西和陕西。国民党军第四集团军所部为保卫茅津渡，与日军殊死战斗十余日，其中以6月6日之战最为激烈，故被称为六六血战。

5月下旬，日军以牛岛第二十师团全部和前田治第三十七师团一部，并配属第二十六野炮联队、第一山炮联队，共三万余兵力，在山口集成飞行队三十余架飞机的支援下，由运城、夏县、解县、永济等地，分九路向平陆、芮城进犯。

1939年初，第三十一军团改编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集团军司令，李家钰任副司令，下辖原第三十一军团所属第三十八军、第九十六军两个军，以及川军第四十七军李家钰部，共两万余人。5月30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孙蔚如根据日军两天的试探性进攻，对守军部署作了调整。第三十八军所部第十七师和独立第四十六旅，布防平陆县，重点守卫茅津渡，控制平陆西部张村、西侯一线阵地；第九十六军所部第一七七师和独立第四十七旅，布防芮城东部地区，以守卫县城和陌南镇为重点。同时，战区长官部令相邻的第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七、第四十七军等部，各自从正面攻击，牵制日军。31日，日军发起全面进攻。日军飞机在茅津渡上空低空飞行，狂轰滥炸。第三十八军组织对空射击，击落飞机一架，俘驾驶员二名。

6月2日凌晨，由解县南犯之日军，进犯中条山北麓刘家窑至邵家窑一线第三十八军阵地，十多次攻击均被打退。由夏县南犯之日军沿张(店)茅(津渡)公路猛攻，侵占张店。